

## 文化视窗

## 一生襟抱藉兹开

□胡先林

朋友居五伦之末而与人生相始终。故朋之相遇，必遇于缘，友之相处，必处于心；朋之相随，必随于义，友之相敬，必敬于德；朋之相托，必托于急，友之相助，必助于难；朋之相许，必许于微，友之相信，必信于诚；朋之相尚，必尚于志，友之相知，必知于道。具此十必，可谓得朋友也。

以昔 诸葛亮不逼元直以入蜀，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，此可谓能相始终，真相知者也。（嵇中散《与山巨源书》）论，则友朋相期，以尚志、知道为难者必也。

弟平生识人交者鲜。所识且交之中，犹继刘柳之遗风，能踵顾吴之高义者，唯谢君方一、覃君大钰二兄允称也。

1978年，30岁之长沙木匠谢君方一，29岁之张家界漆匠覃君大钰，以乡野俊彦之身，抱读书致用之志，求学于湘西僻壤，相逢于吉首黉宫。其际遇之由者，缘也。

自此相交，至2018年3月7日谢君遽尔辞世。四十年间，亲如手足，荣辱与共者，心也。

1988年，谢君以无冕之王之激情，为改革而鼓呼，为民生而记写；偶以刚直遭忌，于是走深圳，继而下海南，其志难伸。覃君则以民主人士之身，先教师，而后局长再主席，其功屡奏。途分轸翼而声气敬随者，义也，德也。

1995年，谢君坚辞离职，投身商海，发张家界旅游民宿之嚆矢。奈何天不假富，一把火烧尽屋宇，置七尺男儿于泪共雨洒，锥立无地之绝境。而覃君激之以苦志，筹之以万全，助东山之再起者，急难也。

2008年，谢君挟“赢在中国108将”之雄风，邀阿拉善生态协会王十块草原骑马，约阿里巴巴杰克马长城论剑。惜其以率性自摅之侠胆，不敌深文周纳之世态，勃勃直进而铩羽其归，竟至罄家产而还债，寄篱下于常时。谢君者，望城靖港国民党军队爱国中将侯日斋吉晖公之嫡，长沙谢氏之祧。覃君者，永定竹园坪老红军覃春涛巨卿公之子。二兄以家世之不隆，御尘世之凉薄。友朋戏谓之所以国共合作而肝胆相照者，许微，信诚也。

2015年，谢君以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”（苏轼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）之决绝，以始虑，务期于周，功成不必在我之旷怀，多方游说，联络旧侣，借中、泰建交40周年之际，促成2015中泰文化旅游友好行之大事。其中车队活动于11月16日从新疆阿勒泰出发，沿途驶经中国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5省（区），再经泰国21府。12月13日庆功曼谷。12月20日凯旋。全程24000公里，历时37天。谢君作活动新闻统筹之事，可谓驾轻就熟；覃君谱《丝路海风》散曲之章，洵称璧坐玑驰。而二兄以风尘老病之身，作国家干城之事，且责家纾困，分文不取者，志一道同也。

《丝路海风》散曲之章，是谓套数。作品全称《套数【正宫】端正好 丝路海风 歌颂2015 中泰文化旅游友好行 活动》，有单曲49支。作品以“新丝路开启新旅途”为主题，再现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之盛景，剪影沿途知名城市之新貌，勾勒平等互利、合作共赢之“一带一路”之愿景，歌咏中泰源远流长之友谊。其主题之重大，意义之宏深，不言而喻。作品规制之严谨，规模之宏大，实艺文之创举，曲界之翘楚。弟推重《丝路海风》之不朽者，以此也。

《丝路海风》中，【端正好】写道：（践行战略）正当当时，（一带一路）涵深意。邻邦好，（40周年庆典）适届今期。为谋发展旅游计，重步（当年商贾）繁华地。

【尾声】写道：关山万里行，同舟风雨济。时光急急冬春替，眷恋依依鹊鹄鸽。

【赚煞尾】写道：东盟（共）同体题中义，祖辈先人作奠基。晨昏同照，山水毗邻，骨肉连皮，万代千秋是兄弟。其中为谋发展旅游计，重步当年繁华地，关山万里行，同舟风雨济，晨昏同照，山水毗邻等句，以曲语道尽诗心。

弟鄙古语，曲不如词，词不如诗之说之谬，而尊慕《丝路海风》结言端直之文骨，意气骏爽之文风（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），钦羡《丝路海风》声转于吻，玲珑如振玉；辞靡于耳，累累如贯珠矣（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）之文采者，准此也。

古人之作散曲套数者，其单曲多为三五支，有20支曲子者鲜矣。而《丝路海风》之套数，由49支曲子组成，是作摭取曲牌数目最多之正宫宫调，选用中原音韵，字数最多之支思韵部，所用平仄声韵脚字达300余个而一韵到底。且按宫调套数之组合要求，多所反复或重复曲牌，以承载其宏大主题。如“白鹤子”之“前腔”之三叠，滚绣球”之“倘秀才”之反复，转调货郎儿”之“九转”以及“煞之以八”等运用，旨在以壮其阔，游刃有余。更将中泰友好行活动，视为一带一路宏伟战略大戏之一部。据其过程并情节，安排开端、发展、高潮及结尾，以应散套之起承转合，吻合故事之有始有终。

清刘熙载云：诗者，天地之心，民之性情也；词也者，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；赋者，古诗之流；诗辞情少而声情多，赋声情少而辞情多。故曲如赋，赋可补诗之不足者也。（刘熙载《艺概》）

依此评《丝路海风》，称其为前古无古人，今无他例之巨制，誉之为独步古今，引领曲坛之创举，信不诬矣！

中泰文化旅游友好行启程之日，大钰兄因故未能随队亲往。而后再查丝路资料，看活动视频，以未入其境之悬想，作身临其境之传摹；往往前方人马尚未到达某站，而大钰兄一曲已成。昔滕子京重建岳阳楼，寄画本于范希文以求序；范公挥千钧之笔，天马行空，肆意捭阖，借八百里洞庭之壮阔，成一千秋忧乐之宏文。方之范公，大钰兄或无意轩轾，而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之旨归，古今不易。

大钰兄以旷世之奇才，续异代之佳话。弟服膺其才情者，乃在茲焉。

千禧之年，弟既识方一兄于长沙杨家山之初夏时节，复识大钰兄于长沙三棵树之仲夏之夜，于是乎订交。其觥筹交错于长沙、张家界、桃源三地之时，山水携游于湘鄂、川西北、荆楚四方之际，弟每附骥焉。

2011年初春，大钰兄于湖南省政协委员、张家界市政协委员、张家界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位上致休，以白发丹心论底事，清风明月属闲人（韩琦《览刘易诗集感其游赏江山放怀自适》）之黯傲，公门远遁，峻谷常趋；以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散曲研究会会员、湖南语言学会会员、湖南诗词协会常务理事、张家界市诗词协会会长、国际易学联合会易经文化与信息科学研究会会员之身，开坛于闹市，布道于丛林，解惑于昏昧，更以个人诗词集《溪山集》《云梦集》《画中吟》闻名于诗国，享誉于海外。陆放翁形骸乐与流年老，诗赋耻争希世功（化用陆游《幽居夏日》句意）者，此其谓也。

而方一兄则不然，其以新闻记者起家而其志难伸，以文旅商人下海而津岸无涯。时乖其命，天偃其才之遭际；利摧其事，地撙其身之窘境；违其愿，人慢其行之折辱。命矣夫？其遭逢，石人闻之也落泪，泥偶见之亦援手，况大钰兄乎？

昔欧阳永叔于好友石曼卿逝世廿六年后，做《祭石曼卿文》曰：生而为英，死而为灵。其同平万物生死，而复归于无物者，暂聚之形；不与万物共尽，而卓然其不朽者，后世之名。此自古圣贤，莫不皆然；而著在简册者，昭如日星。今值方一兄去世四周年，大钰兄不避雷门布鼓之嫌，不畏蜀贾卖药之讥，以自奉菲薄之病身，举债做《丝路海风》出版之计，何哉？得无效永叔故事，俾方一兄之名实，随丝路而修延，逐海风而远播耶？弟不知其谓也。

要之，若借改唐崔珏《哭李商隐二首其二》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之句，以一生襟抱藉兹开为斯文之题，方一兄泉下有知，或含笑首肯，而大钰兄之心，当与弟之所深望者，若合一契焉！

于是乎敬为弁言。

## 民间采风

## 榆钱之美

□钱续坤

无论从外部形状还是从实用价值来说，榆树无疑是乡间最受欢迎的树木之一。原因至少有二：一是它的树干粗壮，材质结实，盖房架梁大有用武之地；二是它有祥瑞的口彩，“榆”谐音“余粮”，盼的就是家中每年都有余粮。更为精妙的是，榆树的叶子被称作“榆钱”，在以前家境拮据的年代，那形似一枚枚的绿色铜钱，怎能不叫人生发出身边有“余钱”的希冀呢？

正是拥有如此美好的寓意，榆树被广泛种植在老家的房前屋后。春光明媚的时节，只待啁啾的鸟鸣四起，榆钱也就耐不住寂寞，撒了欢似地窜上枝头，热热闹闹地簇拥着，挨挨挤挤地亲近着，她们在春雨的洗涤下，纤尘不染；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晶莹剔透；在春风的吹拂下，甜香四溢。而在高大挺拔的榆树底下，总有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，看榆叶热情地挥舞着翠绿的手掌，望榆枝曼妙地摇曳着窈窕的身姿，不消说，人们都在期盼着采摘榆钱呢！

采摘榆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这首先是由榆树的高度决定的。印象中，故乡的榆树都比较粗壮，两三个顽童牵手都很难将其合抱，乡间妇女为了得到那点可以解馋的美食，只好拿来一根细长的竹竿，绑上锋利的镰刀，然后双手并用，从榆枝上刮割一些嫩绿肥厚的榆钱

来。母亲当然也只能如法炮制，她手中的竹竿每被使劲地拉拽一次，榆钱就如同翩飞的蝴蝶，从空中轻悠地飘落下来。此刻的母亲总是欣喜异常，她大声地招呼着：“天女散花啰！快来抢钱呀！”其实“抢钱”的岂止只有我们兄弟仨人，还有隔壁的大姐和小妹，她们快乐地加入其中，银铃般的欢笑声与鸟雀扑棱翅膀的拍打声，使得静谧的乡村在阳春三月显得是多么地富有生机。

这样唯美的画面后来曾经多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只可惜现在远离故土，加上母亲年岁已高，再也无法挎着竹篮满地拾掇那“钱串儿”了。

在父母劳作外出的日子，顽劣本性难改的我们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则会脱掉鞋子，光着脚丫，偷偷地爬上榆树，然后坐在榆枝上大饱口福。此时的榆钱在我们的手中，可不是用“采”与“摘”这两个动词能够形容的了，而是酣畅淋漓地从榆枝的末端往前一捋，于是，榆钱在我们的手中拥挤地叠加在一起，用根绳子或稻草便可以串联成别样的“项链”，挂到脖子上甭提多臭美了。当然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爬树的兴趣并不在炫耀上，抽芽不久的榆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，塞几片在嘴里生吃，甜滋滋的，香悠悠的，那味道与四月的槐花相比，真的难分伯仲。等到父母疲惫地归来，那留在手上

的渍痕和余香，自然成了攀爬榆树的“铁证”，“竹鞭拷肉”的滋味在少年时代不知尝过多少回。

榆钱的吃法很多，除了直接生吃，最解馋的便是粉蒸。母亲将我们捋取回来的榆钱悉心淘洗，沥干水分，再从陶制的瓮中取出一碗磨碎的玉米面，倒入搪瓷盆里加水与榆钱一块搅拌，用不了多久，她便能揉捏出一个个黄灿灿、绿盈盈的窝窝头来。此时，锅中的水开始沸腾，被揉捏好的窝窝头分摊在一种竹制的箅子上，大约二十分钟，那香而不腻、韧而不糙的粉蒸榆钱，在锅盖揭开的刹那终于闪亮登场，一双双稚嫩的小手贪婪地伸将过去，完全置锅盖于不顾，站在厨房里风卷残云起来。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煮粥，粥是提前用大米或小米熬好的，在食用前将洗净的榆钱加入，盖上锅盖稍焖5分钟即可，有时还可洒上一点葱花，其味道真是爽滑可口，喷香绵远。

唐代皮日休有诗云：“近榆钱兮翠屋，映杨柳兮颦愁眉。”母亲的笑容在榆钱的衬托下，始终都在我的心中优雅着，灿烂着，美丽着；那一份捋取榆钱的快乐和品尝榆钱的幸福，会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深处，成为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和滋养我一生的精神财富。



一棵树 张德华 摄

## 沈从文

沈从文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，一生勤于创作，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曾经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，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。

除了作家的身份，沈从文还有一个教师的身份，他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的教授。作为大学教师，沈从文的敬业精神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据汪曾祺在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一文中介绍：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，分别是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。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，其余两门是选修课。沈从文教授创作实习时，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，学生交上作文后，沈从文对学生的每篇作文都会认真地批改，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，有时文字会比原作还长。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文章得失，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，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。写了读后感，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。

为了方便学生，沈从文先生会亲自把这些书籍找齐，带给学生。他每次上课，走进教室时，总要夹着一大摞书。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，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，邮费他自己承担，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文学稿件不计其数。汪曾祺在文章中写道：自己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。沈从文先生讲《中国小说史》，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，他不怕麻烦，就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写，用夺金标毛笔，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。这种竹纸宽一尺，长四尺，并不裁断，抄成后卷成一卷，上课时就分发给学生。

在西南联大，沈从文的教学与其他教授迥然不同，对工作的“敬业”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，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和精力，可谓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据沈从文自己回忆，当时拼命教课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外敌入侵、国家破碎的时期，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，必须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，以此报效国家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心怀感恩。自己只有小学学历，却被胡适等一批文化人所器重，担任了大学教授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必须以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。爱国和感恩，这两个原因成为沈从文工作上敬业、学问上奋发努力的强大精神动力。大师已逝，但沈从文先生的敬业精神和超越常人的思想境界，则值得后人学习和景仰。

## 平凡人生

## 我们的菜园

□梁山泉

菜园方方正正，六分大小，在老屋的后边。一年四季，无论何时，打开后门，扑面而来的是菜园的清新之气，园子里的几畦土地总是整整齐齐，时令蔬菜郁郁葱葱，应有尽有。有时候，也有一两畦菜地被翻整开来，不几天，外婆又会播下种子，然后待其发芽、长大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们一家搬进了城，外公外婆住进了我们乡下的屋子，逢年过节，我们才会回来。没几年，外公去世了，外婆只身住在这里。自此，十多年来，外婆成了菜园的主要打理人，菜园也成了外婆的日历簿。春夏秋冬，什么时候种菜、除草、收获，外婆一清二楚，精准拿捏。每当韭菜、葱蒜在菜园里风华正茂，苋菜、茼蒿、西红柿风姿绰约，萝卜、白菜长势喜人时，就意味着一些重要节日的到来。就这样，蔬菜长成了日历，承载着外婆对晚辈们回家的期盼。也因此，每次过节前后，我们回到老家，汽车的后备箱总是被装得满满当当，从不落空。外婆也总是张罗着，不停地说道：“回来得刚好，菜园子里长了很多新鲜菜，园子里还有那么多菜，再多装一点。”

菜园是妈妈的食谱。在城里住了二十多年，不管家庭状况如何，妈妈总会惦记着家里的菜园。记得刚搬进城时，立足未稳，我和妹妹还在读书，家里经济拮据，妈妈一有机会回到乡下，菜园里的新鲜菜肴就会加入到妈妈的食谱之中，丰富着我们的一日三餐。那时，妈妈常对我们说：“吃自家种的菜，不仅吃得放心，还能省钱。”言语中有些满足和得意，我却听出了些许的安慰和无奈。

后来，我和妹妹各自成了家，有了工作事业，经济条件好转了，心想，妈妈现在不用老是惦记着老家菜园的菜了吧。可妈妈一如既往，一有时间，她就回去乡下，帮外婆打理菜园，回来时依旧带来很多蔬菜，不同的是，现在时间充裕了，她还会将这些菜肴进行深度加工制作。有时候夜深了，妈妈还歇不住，坚持把刚从乡下带回来的萝卜进行切片、入坛或晾晒。就这样，妈妈的食谱又添新品，用排菜腌制而成的酸菜，将萝卜进行花式处理，得到萝卜干、萝卜干等，用豇豆制作的酸豇豆……这些菜经过加工制作，不仅依旧带着菜园的清新气息，还融入了妈妈心灵手巧的劳作付出，是妈妈勤俭持家的见证。所以吃起来时，尤其是在和一些食材搭配之后，更显神韵。妈妈的食谱，带有我们家菜园的浓郁气息，酸甜苦辣中是我们的成

长，饱含了时光的印记。因此，很多时候，对妈妈曾经说的话，我也有了新的体会感悟，只不过现在，我心里想得更多得是：吃自家菜园的菜，不仅放心，还很丰盛。

菜园是我们的朋友圈。每次回家，见到满园生机勃勃的菜肴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拍拍照，然后在朋友圈里晒一晒，朋友们也很给力，纷纷点赞评论。有人感叹，要是自己家也有一块菜地该多好；有些人给予“种点萝卜”“种些韭菜和辣椒”等建议；还有行动派，干脆直接寄来了水果、蔬菜、花卉之类的种子，提议我种得试试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对菜园充满了向往。当然，每当菜肴成熟，我也总会把新鲜的菜肴带进城分送给朋友们，就像菜园从来不吝它的营养肥力，我也乐意分享菜园里的收获。一块普通的菜园，一些平凡的蔬菜，却让朋友圈的情谊得到了加深。

菜园是儿女的成长乐园。孩子们从小在城里长大，天性爱玩，一回到老家，屋后的菜园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乐园。女儿两岁三岁时，在菜地里玩泥巴、浇水是她最爱做的事情；四五岁时，菜园里处处充满了新奇，她经常在阳光下寻找藏在菜园里的“蚂蚁城堡”，也常常给我讲讲在菜园里拔萝卜的故事；七八岁时，菜园俨然成了她的蔬菜百科全书，像落花生的来历、白菜可以做成泡菜之类，她耳熟能详，一有时间，她还主动跟着大人一起在菜园里除草、采摘……时光荏苒，菜园无言，伴随着女儿的成长。现在，小儿子已经两岁多了，后院的菜园自然也成了他回老家后玩游戏的好地方。

从外公外婆到父母，再到我和我的子女，屋后的菜园更像是一种传承，见证了一个家庭几代人的欢乐和记忆，我常常庆幸，有这么一块菜园记录了我们生活，我们的菜园里生长着酸甜苦辣，正如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悲欢离合。前几天，我临时有事回了趟老家。这一次，外婆并没有急着叫我往车里装菜，而是有些欣喜地拉着我的手，打开后门让我看，原来，趁着三月的几个好天气，她一个人把菜园进行了一次整体的翻耕，一垄垄黑褐色的土壤，坦露在阳光下，泛着土地特有的光泽。外婆已经八十多岁，我心疼她，叮嘱她不要下地劳作，要注意身体。但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，只顾向我讲述她的种植计划，这里种韭菜，那边种葱蒜……听着她的计划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菜园里，再次长满了各种美味佳肴，长满了丰收的喜悦！